

濂洛關閩書

二



書 閩 關 洛 濂

(二)

解 集 行 伯 張

濂洛關閩書卷之四

程子

言學第三

凡三十四章。此合下篇詳主敬存誠致知力行之事。皆論學之言也。

程子曰：言學當以道爲志。言人當以聖爲志。

言學則必當志於道。詞章訓詁非所重也。言人則必當志於聖。賢人君子非其極也。志立則其識必大。其量必弘。其力必勇。將漸躋於聖人之域矣。

○

程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妄。斯善學矣。

視聽言動雖曰人事。無非天理之所存。順乎天理自各得其正。而背乎天理遂日流於妄。知其正與妄。則知所以閑邪而存誠。斯可謂善

學矣。中庸誠身之功。必先以明善者。此之謂也。

○程子曰：行失卽惡。亦改之而已。事失卽亂。亦治之而已。苟非自棄。皆君子也。

人非聖賢。豈能

隨處盡善。如制行期於無失。一失卽陷於惡。然無不可改之理。則亦改之而已。處事期於無失。一失卽至於亂。然無不可治之理。則亦治之而已。夫惡而不知所以改之。亂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安於自棄而不足與有爲矣。苟不自棄而改之治之。是皆激厲自新之君子也。雖行與事之偶有失。亦何害乎。

○或問入道之功。程子曰：立志。立志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者。有

本故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立則專於是。而無他歧之惑也。人苟志之立。將見異必遷。進爲無基。是猶無根之木。不崇朝而萎矣。故在自立其志。志立則入道已有其本。從此日積月聚。以馴致於上達之域。良不難耳。譬之藝木。由毫末之微。拱把之小。漸而暢茂

條達。遂至於合抱而干雲者。無他。有本故也。此入道之功。所以莫先於立志。而學者亟當自審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學。

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詞章之學。如司馬遷班固之類是也。訓詁之學。如鄭康成孔穎達之類是也。此雖非異端。而浮華鮮實。無適於用。若儒者

之學。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自有大道存焉。故欲求道。舍此學不可。若詞章訓詁。皆其末流。無足務也。

○程子曰。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固自

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

所聞者。在人。而所行者。在己。學者聞一善言。即當究心而力行之。庶不虛其所聞。而人之言。亦有益於己。若不實體於心。不實見於行。則雖有所聞。亦如無有。其言固自在他人耳。於己究何與哉。 ○

程子曰。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入善之

理。誠由心具。邪自外至。故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而納諸中也。彼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是已入於邪。而不能閑矣。雖曰求善而爲之。豈有入善之理乎。此存誠者。必以閑邪爲要也。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

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學者將以求爲聖人也。君

子之學。必俛然孳孳。而常見其日新。夫至於日新。則日進而未可量矣。蓋學惟問此進退之機。不日進。必日退。未有中立於其閒。而可以不進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純一不已。無進退之可見。以其已造乎極至之地。自不容有所復加故也。若未至於聖人。則學無止期。而不可求進哉。是以君

○程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爲學莫先於自治。然不剛。則不能造道。不勇。則不能遷善。故學者自治之

子必自勉也。

方必極其剛斷，無少委靡，則其所守於道者愈堅固而不搖，必勇於進修，無少寬假，則其所遷於善者愈迅速而多功夫。至於守道之固而遷善之速，何患不漸至於聖賢之域哉？是在學者自勉之耳。

○程子曰：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遜而不矜。

凡人之情，惟不達乎理，則動多爭競之端，惟無得於中，則外多驕矜之氣。若夫君子理義之見既明，故順運樂天，與人無忤，與世無爭，自不至於競矣。道德之積既厚，故雍容退遜，沖然若虛，淡然若無，自不至於

矜矣。蓋競與矜之爲累甚大，學者當明理修德以去之可也。

○程子曰：學者好爲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體色，權其輕重，商其貴賤，其言未必非也。然終不如富人之有金，未嘗自言金之美也。

善學者學問所至，其淺深高下，惟領之於心而不出之於口，不善學者不務實求諸己，徒好爲高論以誇於人，所言雖是，而其中之所得則無

幾矣。猶貧人談金，歷歷言之，未必無當，終不若多金之富人井不自言金之美也。蓋高談雄辨之人，其求道必不實，故學者必以訥言爲貴也。

○王彥霖曰：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

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程子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得

以貴於立教也。

不待教而自樂爲善者，此中人以上之實，何可多得？至中人以下，其心未必能誠，必教之而始漸至於善。若任其自爲而無以導之於先，聽其不爲而無以督之於後，則彼皆怠惰委靡而自棄自暴矣。故聖人立教，正欲引天下之庸

衆共入於善之途，始示之以在所當爲，終勉之以不能不爲，所由師道立而善人多也。

○程子曰：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

學將奚爲也？

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吾人亦無無用之學，蓋用之於身心意知用之於家國天下，皆是學也。若學而無所用，將誦讀何益？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

○程子曰：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

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

矣。學者所以學此道也。人惟不知夫道，則肆欲妄行如醉人，顛倒錯亂，無所不至。一至於醒，未有不羞恥者，皆由平日未嘗知學，其於身心性命之理，毫未研究，故往往自以爲是。苟既知學，見聖賢之言行如此，而吾前日之所爲如彼，則愧悔心生，自然駭且懼矣。人誠知

學之不可已，而由此以適於道，庶不至迷而不返也。非然者，將終其身如醉人，可勝歎哉。○程子謂周行己曰：今之進學者如登山，方於平易，皆能闕步而進，一

遇峻險則止矣。爲學之道必當勇往直前，不可畏難而中止。今之學者趨易避難，如人之登山，然於平易則闕步而進，遇險阻則逡巡不前也。欲求其學之成得乎。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

不存，是空言也。學之以究其理也，而不優游涵泳以養之，則不能悅於心。然養之而或流於致虛守寂而不能實存於心焉，則是徒爲空言而終無所得矣。

○程子曰：義有至精，理有至奧，能

自得之，可謂善學矣。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義宜於事而載於心，有至精焉；理原於天而具於性，有至奧焉。學者於義理之精奧者，能自得於心，而知其至善之所在，亦可謂善學矣。○程子曰：學至涵養其

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學有所得而矜持未化，踐履不熟者，皆未免有強勉之迹也。惟學平日之所得，涵養功深，快然自足，而至於樂，則志氣清明，行誼高遠，如孔之疏水在中，顏之簞瓢不改，其所以樂之處，當必

有心領之者矣。○程子曰：力學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所貴乎學者，謂其有體有用也。故有得於心，即當見諸事，廣充而力行之，則所學不可勝用矣。若不

畢力於行，而局局其守，卒之鮮所設施，亦終於無得而已。○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天下事苟不出於誠無有能當其節者如射舞御三者技藝之末耳而中鵠中節中度則皆由一念之誠爲之故古人始教必使學者學射學御舞象舞勺所以養其德性而一歸之於誠者正此意也。○程子曰語學者以其所未

至不惟所聞不深亦易忽於理

言教人者當因其所至而告語之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所得自深若學猶有待而驟語以所未至彼不惟不能體驗於心而亦且輕忽於理矣

○程子曰言而

不行是自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言行相顧斯爲君子若徒能言而不能行則虛誇而無實其自欺也甚矣故君子之所深戒也

○或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

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

知識蒙蔽不能知也力不勝任不能行也然人能自致其知則有以明乎

義理之當然明則其進自不能已而力量以生可以勝任而愉快故但在勉強於學問思辨篤行而已毋慮乎知之不明而力之不勝也

○程子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

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吾人爲學如登山然雖高不辭其勞如行道然雖遠必欲其至若見難則避而姑爲其易者以自解是其識趣卑近

不足與有爲而暴棄甚矣夫學者志於大道而期爲聖人然猶有不至者焉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矧畏難趨易而取法乎中不且流於下乎乃知立志不可以不大而進學不可以無勇也

○程子曰以富貴驕人者固

不美矣以學問驕人者其害豈小哉

富貴驕人此小人之常態其不美無足論也若夫學問之道無窮雖有得焉未可遽爲自足今乃以之驕人則傲惰敗德學終不進其爲害夫豈小也哉

○程子

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

所有謂義理之皆備於我者知者方得之也養者常存之也吾人爲

學始則欲知，繼則欲養，見之明而無所疑，養之熟而無所滯，由是泰然施之於行。其進自有不能禦者，此致知存養之功，所以爲力行之要，而學者所當急務也。

○程子曰：敬勝百邪。心一不敬，則欲動情勝，而邪得以中之。惟主敬而

志氣嚴恪，容貌端莊，自然心存理得，而諸妄絕矣。是敬之一念，實有以勝乎百邪也。

○程子曰：學者當務實，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尙何所學哉？或曰：

不猶賢於爲利者乎？曰：清汙雖不齊，而其利心則一也。然則沒世而名不稱，孔子何爲而疾之也？曰：非爲

求名也，爲無善之可稱耳。

爲學之本務，求實得於己，苟一近於爲名，則此心便失其正，與世之齷齪營利者何異？彼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正以其無實也，非以其無名也。學者莫將聖言看錯了。

○程子曰：未

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

之指此理而言，人未有能知而不能行者，蓋知之既真，則行之自力，若知而未能行，是其知猶未至，故學者必以致知爲先也。

○程子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學而有得，則暗者忽明，疑者忽信，欣然自契於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若安排

布置，即是著意強爲，非真能自得者矣。

○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

人惟自進於學，則日就月將，志足以鼓平其氣，故雖老而益壯。加籙伯玉之五十，知非衛武公之耄期不倦，安有衰息之日？惟其不學，所以志氣頹靡，竟至慙然沮

喪老而衰耳。學之不可以己也如是。

○程子曰：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

學莫大於去累，要在誠不誠之間耳。蓋不誠則中多虛妄，而易溺於私，故物欲得乘間以累之。惟誠則此心真實無僞，天理渾全，絕去憧擾而何有

於物欲之累乎？此思誠之功，所爲不可已也。

○或問學必窮理，物散萬殊，何由而盡窮其理？程子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

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非一端而已也。曰。汎然其何以會而通之。曰。求一物而通萬殊。雖顏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習既久。則脫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

學者於聖賢之書。古今之務。事物之類。皆當究心精察。以求止乎至善。其功非

僅一端也。若無其功而遽期其效。雖智如顏子亦不敢自謂能。夫亦用力之久。真積有得。自一旦豁然貫通。蓋萬殊之理總歸一本故也。此聖門一貫之旨。所以必從學識而得與。

○程子曰。有辨佞之才者。多入於不

善。故學不貴。

辨佞。口才也。辨佞之人。專事口舌。其才足以離黃可否。顛倒是非。每多入於不善。故雖有所學。適以佐其辨佞之資而已。終不可與入道。則亦何足貴哉。昔夫子之告顏淵。必曰。遠佞人。而稱仲弓曰。仁而不佞。學者可以知所戒矣。

涵養第四

凡二十
七章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學者欲涵養其德性。非敬無以立本。故須用敬。欲求進於學問。非知無以明理。故在致知。此二句。程子教人爲學之要。而朱子蓋嘗述之。學者所宜盡心焉。

○程子

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知之未至。何以能擇。惟格物以致之。推極吾心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有知矣。有知則凡天下事物之來。皆能辨別。衆理而審其精當。故能擇也。務擇執者。可不以明善爲急圖哉。

○或問。

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

知行之功相須並進者也。然所知所

行則每有不同者。如視聽言動之非禮者。人謂其不可爲。雖強勉而從之。未必心安意肯也。至言穿窬不可爲。則人皆知之。不必強勉而後能矣。蓋所行每視乎所知。知有淺深之殊。斯行有遠近之別。此進學次第之效驗。難以比而同者也。至若心循天理。由知而好而至於

樂則是中心浹洽與理爲一。知行已造其極。豈強勉者之所可能哉。其惟君子深造以道而自得之者乎。

○程子曰。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苟不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質而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朱子曰。論輕重。行爲重。論先後。知爲先。故必知之真。而後行之固。然世亦有實之美。行之力。而鮮能明道者。由其知之未致故也。程子此言。蓋爲司馬溫公而發歟。 ○程子曰。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

忽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然貪高慕遠。躡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二說皆卽此章之意。

程子曰。凡人於事有少自快。

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況學而見理者乎。雖然。至於窮理而切切焉。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人有小小快意之事。便生喜懌。猶能積中形外。況學而見理。身心性命所關甚大。其喜懌當何如乎。然亦有既知窮理乃切切焉。見其苦不見其甘。而於所可悅者。未有以得其趣。則雖日事矜持。亦非養心之道也。善學者毋拘

而不化也。 ○程子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爲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

不以文詞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子弟之志輕才俊者。每好蕩佚而不樂就拘束。較之愚慙。更爲可憂。爲父兄者當亟教以經學。切近本務。使之心平志定。而不以文詞之

末習。長其輕浮之氣。如此則氣質可化而德性可復矣。蓋子弟之成否。皆由於蒙養之得失。朱子詳於小學之教。正此意也。

○程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

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

學而優則仕。古人仕必有期。未仕則優游養德。絕不妄希進取。故一出而致君澤民。學所以多有成也。今世之人幼從父兄之教。長逐時俗之趨。總惟此勢利

而已。壽不待其仕。而良心早已喪矣。天下亦安得有良吏哉。

○或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程子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

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老莊之教。外形骸。齊生死。置身禮法之外。放蕩天地之中。謹禮者喜其去膠固之累。放情者喜其略法度之拘。由是

學之者衆如水之就下。其勢不能止也。

○程子曰。格物。適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道者當然之理而散

見於物之間。故欲適道者必以格物爲始事。蓋人之一心最患流蕩而無所用。斯去道日遠矣。誠於天下之物。思所以窮究其理焉。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而功自可次第而施。此所以謂之近道也。

○程子曰。學莫貴於自得。非

在人也。

人之爲學。惟求自得於己。雖師友有啓迪切磋之功。而下學上達。必在己盡心竭力而後可致。非人所得而芻蕘也。

○程子曰。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

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人之爲學。必格致誠正修身以求底於有成。既成矣。又將推之全國天下而有以行之。斯爲有體有用之學。若半途而廢。學而不能成其業。變其所守用而不能行其學。是治己治

人兩無得矣。吾不知其所學爲何事也。

○程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反之而聖。

學則有日新之機。畫則無進爲之志。自足者美善不相投。自棄者委靡而無用。古今稱湯武爲聖人者。以有反之之功也。當其用功之時。曰日躋曰執競。惟是進而不已。故克臻於聖域。而與堯舜並稱。此可見學之爲益甚大。而君子不可不勉也。

○程子曰。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爲學貴有實心。古之學者實求有得於己。自能推己之所有以及人。而成物即在是。今之學者矯飾以求知於

人。反之於內。毫無所得。徒爲喪己而已。

○程子曰。君子之學貴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學莫患乎紛雜。則此心蒙蔽而終迄於無成。君子之學貴於專一而已。一則工夫純粹。自無他歧之惑。而吾心之全

體大用。靡不明矣。由是成已成物。時措各得其宜。故曰明則有功也。

○程子曰。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

人之爲學。最苦悠悠忽忽。無切於求益之心。故必精於思慮。而後不疑於

理。勉於求進。而後有得於理。勤於審問。而後明辨於理。不然。未見其有獲也。

○程子曰。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

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末學曲藝亦必誠而後精。況欲趨衆善爲君子者乎。

誠者真實無妄之心。萬善之根本也。誠於進學則學純。誠於處

事則事治。誠於自謀則己無不成。誠於與人則人無不感。苟無是心。將百務俱隳。內外人已無一可者。彼末學曲藝之微。猶必誠而後能精其業。矧欲趨衆善而爲君子。其可以不誠哉。

○程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

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曰。漠然未嘗思。自以爲得之者。未之有也。

書云。思日睿。睿作聖。睿。通微也。非深思何以通其微。而造乎聖人之域。故惟聖人爲

能不思而得。下此而不思者。皆茫然無所得者也。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

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異同是也。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

心體力行。此求於內者也。若以文爲主。則務外而濶於詞章矣。進德修業。此求於本者也。若考詳略採同異。則徇末而流於訓詁矣。二者專事口耳。無益於身心性命之

功。非聖人之學也。君子將以求至於聖人而寧學此哉。

○程子曰。學以不欺闇室爲始。

闇室。人所不見之地。易於自欺者也。學者正宜於此用戒慎恐懼之功。一念之發。即辨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而禁止其自欺。方不

愧乎屋漏。否則此處一蹉。本心已失。後將不可問矣。故學必以是爲始也。

○程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

學者於古今載籍事物多聞多識。何者可用以修身。何者可用以齊

家。何者可用以治國平天下。如廣儲藥物。隨取隨給。皆爲有用也。不知所用。則玩物喪志而已。雖多奚益哉。

○程子曰。學而爲名。內不足也。

爲學而切己務實。惟日不足。何暇爲名。一有爲名之心。則其志分矣。可知其內

之不足也。

○程子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學是終身事。

爲學莫先於知。知則必篤嗜以好之。好則必專精以求之。求則必積漸以

得之。不至於得。其學未可已也。蓋古人此學。直引爲終身之事。無有半途而廢者。故學者但當循序以圖功。不可得半而自足也。

○程子曰。學貴於通。執一而不通。將不勝其疑矣。通莫

如理。理如文理。密察之理。學貴於通。故能周流無滯。若執一不通。則膠固束縛。不勝其窒礙矣。然欲周流無滯。又非渾淪無區別之可能也。必品節分明。條理不紊。一本之中有萬殊。渾然之內有燦然。經權常變。悉合其宜。夫然後乃爲聖人之學也。

○程子

曰。士之於學。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農不耕則無以養其身。而

身以喪。士不學則無以養其心而心以喪。人莫患於喪心。而身之喪次之。其可舍學而甘於自喪其心乎。

○程子曰。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志爲所奪則所務者皆名利。而根本廢矣。故妨功之患小。

奪志之患大也。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爲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程子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

至歟。曰。然。吾人爲學將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聖人生知安行似不可及。然

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

人。此溯人性之始而言之也。萬物皆生於天地。惟人獨得五行之秀者以生。故爲萬物之靈。

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眞者無極之眞也。靜者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言人之始生。天理渾全。寂然不動。其本也。眞而靜。故雖未與物接。而仁義禮智信五者早已具焉。皆性中所自有也。既曰。本又曰。未發者。蓋本則指稟受於天者言之。未發則指未接於物者言之也。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

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於外。情動於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而樂發

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忿。惡則有所憎。其意刻。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己也。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

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梏猶桎梏。謂拘攣而暴殄之也。性動則爲情。情炎於中。未流益蕩。則戕賊其性矣。惟明覺之士。知制其情。使合於中。

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枯亡。愚者不知所以制之。則縱情性。人欲肆而所得於天者亡矣。故人不可以不學也。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

謂自明而誠也。此合下節正論爲學之道也。學必窮理致知。先明諸心。使不迷於所往。然後身體力行以求至乎其域。所謂自明而誠。誠之者之事也。

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

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

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此承上文而言。誠之道必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故在乎信道之篤。信道既篤。斯行之果決而無所阻。行之果

決則守之堅固而無所搖。蓋仁義忠信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常存於心而不離。則信之篤矣。處變而造次。顛沛處常而出處語默皆必於是焉。則行之果矣。至於歷久弗失而居之安。則守之固矣。由是動容周旋靡不中理。而邪僻之心無自而生。乃可以盡其性而復其初也。上文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此節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是非明足以察其幾。健足以致其決。如顏子者能之乎。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

此以下皆言顏子之學。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人心之私欲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私欲。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仲尼教顏子爲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

仲尼稱之。則曰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

之道也。

拳拳。奉持之貌。服膺。佩也。膺。臂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臂不敢忘也。怒所當怒。各止其所。則不遷。有過即改。已改不再。則不貳。有不善未嘗不知。是內省之明也。知之未嘗復行。是自治之勇也。夫子之稱顏子如此。此可見其好之之

篤學之功也。

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

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其未至於聖人者。特守而未化一息之間耳。使

天假之以年。則積業功深。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

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後世識見卑陋。謂聖人不可學而至。而其所以爲學者。不務反躬實踐以

全乎天所與我之性。而徒專求諸外。以逐於記問詞章之學。其言愈工而去道愈遠。視顏子之所好。大不侔矣。欲其學以至於聖人之道也。詎可得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五

程子

五經第五

篇內詳論經書之旨，誦讀之功，以及垂教立言之大要，俾學者知所用心焉。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五經之言，涵蓄渾然，無精麤之別。

五經之言，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易以明陰陽，禮以謹節文，春秋以別是非，皆聖賢傳心之要，其言涵蓄渾然，意味深長，無非至理所寓，非有精麤之別也。

程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

矣。然以通語孟爲先。

春秋因人之行事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所書者不過當時數人，而公是公非之理無不包舉，乃窮理之要也。故學者欲盡道，不必他求，學春秋則得矣。然又以通語孟爲先，蓋春秋之旨微，語孟之辭顯，通語孟則理明而春

秋可學矣。

○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善學者求之

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也。

易雖有交易不易之義，而實則十有八變而成六爻，故曰變易也。道者一陰一陽之謂，惟隨時變易，以從陰陽之道，是以盈虛消息，其理至微，天地萬物其象至著，盛德大業合體用於一源，藏往知來，

該顯微而無間也。然亦何事遠求哉？蓋天地幽深之理，不外日用平實之中，故善學者求之必自近，若以爲近而易之，則求明反悔何足以知易乎。

○程子曰：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